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 李新魁自选集

LIXINKUIZIXUANJI

● 河南教育出版社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 李新魁自选集

河南教育出版社

(豫)新登字03号

顾问 吕叔湘 曹先擢 李行健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

**李新魁自选集**

责任编辑 雪 鸿

河南教育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邮编450002)

河南第一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850×1168毫米 32开 10印张 229千字

1993年11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册

ISBN 7-5347-1315-3/I·56

---

定 价 9.00元

## 序

在我国,语言学是一门古老而年轻的学科。它在我国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事业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信息的开发和利用,文字和语言的计算机处理等,语言学的巨大作用和重要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我国现代语言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十年动乱结束后,一批中年语言学家涌现了出来,并且成为学术界的中坚力量。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河南教育出版社愿意为这些中年语言学家出一套论文集,以期进一步推动我国语言学研究的发展。一年多以前,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商谈此事。我们深感他们的设想和决定是很有远见卓识的。众所周知,现在出版一本语言学论文集是十分困难的,因为出版这种书要赔很多钱。而这也是我们早想做而又力不从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对他们的计划表示赞同和支持。但我们认为,当务之急不是编自己的论文集,而是将我国当代贡献大、在各自学术领域成绩突出的中年语言学家推荐给他们。为了表示对河南教育出版社这一计划的实际支持,我们在百忙中勉为其难地接受了协助他们,编辑出版这套《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的任务。

为了把这套书编好,我们迅即向吕叔湘先生作了汇报。他很高兴,并欣然答应出任这套书的顾问。我们深知,这也是吕老兼任语文出版社社长十年来未及实现的心愿之一。正是在吕老的关系和

指导下,我们同河南教育出版社一起拟订出了出版的计划和有关细节。在广泛听取有关同志的意见后,列出了一个可供入选的中年语言学家名单。经过反复权衡比较,确定了名单。他们是:徐通锵、邢福义、陆俭明、刘叔新、李新魁、裘锡圭、吕必松、鲁国尧、蒋绍愚、李临定。我们深感遗憾的是,未能编选我国老一代语言学家和青年语言学家的自选集,即使是中年语言学家,也不可能全部选入,特别是有的同志,刚超过规定的年龄上限,虽然他们学术成果累累,也未能入选。还有的同志,由于其他原因,要求暂不入选。我们工作中难免有不全面或疏漏的地方,敬希语言学界的师友们谅解和批评,以便改进我们的工作。

我们衷心感谢年高德劭的吕叔湘先生为每本自选集题写了书名。这里饱含着他对语言学界的殷切期望和亲切的关怀。我们也要代表语言学界的朋友,向河南教育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特别是他们的社领导专程到北京来商讨计划,并亲自审读书稿。负责这套书的责编查道元同志,多次往来于郑州北京之间,做了大量细致的组织和审稿工作。我们也要感谢入选的这些同志的配合和支持。没有上述的各种支持,这套书是无法同广大读者见面的。

**曹先擢 李行健**

1993年1月26日于北京

## 目 录

|                                   |       |
|-----------------------------------|-------|
|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              | (1)   |
| 论《广韵》音系的三等韵 .....                 | (21)  |
| 重组研究 .....                        | (46)  |
| 论《中原音韵》的性质及它所代表的音系 .....          | (99)  |
| 关于《中原音韵》音系的基础<br>和“入派三声”的性质 ..... | (134) |
| 论近代汉语共同语的标准音 .....                | (150) |
| 论近代汉语照系声母的音值 .....                | (168) |
| 近代汉语全浊音声母的演变 .....                | (182) |
| 论“等”的起源和发展 .....                  | (207) |
| 论内外转 .....                        | (230) |
| 互体字简论 .....                       | (243) |
| “软”字考述 .....                      | (256) |
| 汉语共同语的形成和发展 .....                 | (266) |
| 论广州方言形成的历史过程 .....                | (296) |
| 跋 .....                           | (310) |
| 作者简介 .....                        | (313) |

## 上古音“晓匣”归“见溪群”说

上古音晓匣两纽(下称晓系)读归见溪群组(下称见系)。也就是说,在魏晋以前,后代(如《切韵》时代)属晓匣纽的字并不念为[x][ɣ](或[h],[ɦ])的音,而是念成[k][kʰ][g]的音,与见溪群组没有区别。晓系字念为[x]和[ɣ],是魏晋以后的变化;后代念[x]、[ɣ]的晓匣纽字是从上古的见溪群组字分化出来的。

这个判断,可以分两步来论证。我们首先证明上古音晓系和见系原是合而不分;然后证明上古音晓系也跟见系一样念为[k]、[kʰ]、[g],魏晋以后才由塞音的[k]、[kʰ]、[g]变为擦音的[x]和[ɣ]。

### 一、上古音见系和晓系不分

上古音见、晓两系合而不分,可以从下述八个方面得到证明。

#### 第一、由谐声系统可证

在汉字的谐声系统中,今音念晓系的字,大部分从见系的声旁得声;反之,今音念见系的字,也多从晓系的声旁得声。案形声字造字的原则,声旁相同者,基本上声母也相同。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一声可谐万字,万字而必同部。”蒋善国《汉字的组成和性质》说:“形声字里面的声符,一定跟它所组成的形声字同声”(第70页)。曹伯韩《中国文字的演变》也说:“在古代,凡是同一个声旁的字,读音是相同的,但到后来就变动了”(第62

页)。我们看后代念晓系和见系的字，其声旁大量地混用，可见古音这两系声母必合而为一，才有这种现象。只是由于后代语音发展变化了，才分出不同的声母来。下面是见、晓两系声旁混用的例子（括号内是《广韵》的反切；下文凡引用《广韵》的反切表明读音的，不再注明《广韵》字样）：

工（古红切）——江红虹仱缸缸缸缸弱阡唯（户工切）缸（下江切）汞（胡孔切）项（胡讲切）。

干（古寒切）——邗、𡗗、汗（胡安切）、旱（胡苛切）。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侯吁切）、𡗗（下晏切）。

间（古莧切）——姍、桐、𡗗、𡗗、𡗗（户间切）、𡗗、𡗗、𡗗（下赧切）。

军（举云切）——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户昆切）、𡗗、𡗗、𡗗、𡗗（胡本切）、𡗗（户关切）。

气（去既切）——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许既切）。

共（渠用切）——洪、𡗗、𡗗、𡗗（户公切）、𡗗、𡗗、𡗗、𡗗（胡贡切）、𡗗、𡗗（胡绛切）。

※

※

※

后（胡口切）——垢、诟、𡗗（古厚切）、𡗗（古侯切）、𡗗（苦后切）。

亥（胡改切）——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𡗗（古哀切）、𡗗（古谐切）、𡗗、𡗗、𡗗（苦哀切）、𡗗、𡗗（苦戒切）。

咸（胡纒切）——𡗗、𡗗、𡗗（古咸切）、𡗗（古禪切）、𡗗（古斩切）、𡗗（丘廉切）、𡗗（苦咸切）、𡗗（苦感切）𡗗、𡗗（苦洽切）。

𡗗（胡沃切）——𡗗、𡗗、𡗗、𡗗、𡗗（古岳切）𡗗、𡗗、𡗗、𡗗（苦角

切)。

## 第二、由形声字声旁的变换可证

形声字是由声旁与形旁构合而成的。形声字的声旁可与另一同音的声旁相替换。段成式《酉阳杂俎》说：“古字不拘偏旁，多借同声用之”。因此某些形声字常兼有数体，如糴之与粮、忼之与慷、倣之与仿、蠃之与蚪等。这些异体字的产生实际上也是古今音演变的结果。蒋善国说：“有些异体形声字是因方音或古今音有了变迁，为了结合方音或今音新造的”。又说：“古今音变的现象，在异体形声字里面，特别突出”<sup>①</sup>。因此，从这些异体形声字中，我们一方面可以了解到这些不同声旁原来读音的一致；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它们所代表的语音古今发展变化的痕迹。

形声字中从见系声旁得声的字，常有从晓系声旁得声的字与之成为或体，即古时见系声旁与晓系声旁常可互换。这证明古代见、晓两系必定同音，其中一系是后代从另一系分化而来的。段玉裁《六书音均表》说：“凡一字异体者即可征合韵之条理”，这句话也可以施之于声母。即可谓：凡一字异体者则可征同声之条理。

觥同觥（古横切） 鞋同鞬（户佳切）

粘同糊（户吴切） 绩同绘（胡对切）

駮同駮（侯楷切） 瑰同瓌（古回切）

——上例见《说文》

稗同秆（古旱切） 垢同均（古偶切）

弘同彊（古饒切） 执同拮（渠鳩切）

稭同稊（居藥切） 柯同檓（何个切）

糴同糴（丘远切） 鮒同鮒（户吾切）

——上例见《玉篇》

## 第三、由汉字假借可证

许慎《说文解字·叙》曰：“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蒋善国解释说：“本无其字，谓形也；依声，谓音也；托事，谓义也。假借之正例，始有其音而无其字，因借他字之形以当此语之用，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其义则托以所借之事”<sup>②</sup>。“其读则依乎借字之声”，这也就是段氏在《六书音均表》中所说的：“假借以音为主，同音相代也”。这种假借字，在其初借时，读音是相同的，后来由于语音发展变化了，由一音生出多音来，训甲义者读甲音，训乙义者读乙音，遂有同一字形而音义不同的现象。今音中，见系（或晓系）声母的字，其假借字多演为晓系（或见系）声母，成为见、晓两读。这种情况又可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的合一，其中一系是从另一系分化出来的。

会 （甲）会稽（地名），古外切；（乙）会合，黄外切。

见 （甲）视也，古电切； （乙）露也，胡旬切。

降 （甲）下也，古巷切； （乙）降服，下江切。

校 （甲）检也，古孝切； （乙）校尉，胡教切。

——上例见《广韵》

糲 （甲）米多水，坚嫌切； （乙）稻不粘，胡谗切。

绘 （甲）五采束髮，古外切； （乙）五采绣，胡对切。

罨 （甲）博局方目，古卖切； （乙）阻碍，胡卦切。

趯 （甲）走貌，姑黄切； （乙）作力貌，胡光切。

臄 （甲）大腹，姑黄切； （乙）病睡，胡光切。

夸 （甲）大也，枯瓜切； （乙）美貌，胡于切。

姁 （甲）美女，丘庚切； （乙）女性急戾，寒刚切。

蠪 （甲）黄甲小虫，逵员切； （乙）大鳖，呼玩切。

——上例见《集韵》

#### 第四、由古书通假可证

古书中同音的字往往可以通假。可通假之字必同音。陆德明《经典释文》说：“前儒或用假借字为音，更令学者疑昧。”黄承吉《义府·后序》说：“凡古书之用为通假者，皆同声也。”段氏《说文解字注》也说：“凡假借必同部同音。”蒋善国《中国文字的原始及其构造》也指出：“凡同声之字，古人皆可通用也。”今读为见、晓系的字，古书中常可互借。这证明上古音见系和晓系合一，两者读为同音。下面引举一些例子来看。

**假** 古疋切，古可借为遐（胡加切）字。例：扬子《法言》：“假言周于天地，赞于神明。”

**盖** 古太切，古可借为盍（胡腊切）字。例：《礼记·檀弓》：“子盖言子之志于公乎？”

**侠** 胡颊切，古可借为夹（古洽切）字。例：《仪礼·士葬礼》：“妇人侠床东西。”又《周礼·冬官考工记》注：“今时钟乳侠鼓与舞。”

**红** 胡工切，古可借为功（古红切）字。例：《史记·文帝本纪》：“服大红十五日，小红十四日。”注：“服虔曰：当言大功小功。”

**苛** 空歌切，古可借为呵（虎何切）字。例：郑康成《说礼》：“司关掌苛察奸人。”又《前汉书·王莽传》：“大司空士夜过奉亭，亭长苛之。”

**谦** 苦兼切，古可借为嫌（户兼切）字。例：《荀子·仲尼篇》：“信而不处谦。”注曰：“言得信于上，不处嫌疑，使人疑其作威福也。”

**俭** 巨险切，古可借为险（虚检切）字。例：《荀子·富国篇》：“下疑俗俭。”注：“俭读为险。”

共 渠用切，古可借为向（许亮切）字。例：《论语》：“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 第五、由经籍异文可证

同一名称在不同的经籍中常有不同的写法。这种情况往往是由互用同音字造成的。由经籍的异文也可证知古音晓系与见系的合一。

匈奴又作恭奴 《史记·匈奴列传》作匈奴；  
《汉书·匈奴传》作恭奴；《释迦方志》卷上作凶奴；  
《大唐求法高僧传》作兇奴。是可证古匈、凶、兇  
（许容切）与恭（九容切）同音。

浑邪又作昆邪 《史记·大宛列传》：“故浑邪地空无人。”《汉书·地理志》卷二十八则作昆邪；  
《前汉书》作混邪。可见古混、浑（胡本切）与昆  
（古浑切）同音。

庖犧又作虚亏 《史记·三皇本纪》：“太皞庖犧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案庖犧（伏羲）又作虚亏。周伯琦《六书正讹》曰：“虚亏，古圣人名，别作伏羲。”查犧、羲字许羈切，亏字去为切，一属晓系字，一属见系字，古读为同音。

女娲又作女希 娲字《说文》谓“古神圣女化万物者也，从女𠂔声。”《歌麻古韵考》曰：“按女娲亦号女希。”《史记·三皇本纪》：“女娲氏（亦风姓蛇身人首）有神圣（之德），代虚犧氏立，号（曰）女希氏”（括号内为原文漏引之字）。娲，古蛙切，希，香衣切。

和氏璧又作𠂔氏璧 《史记·廉颇蔺相如列

传》：“和氏璧天下所共传宝也”。和氏璧《淮南子·说山川》作“禺氏之璧”。和，户伐切，禺，苦绢切。

蟹又作解 《吕览·恃君篇》：“大解陵鱼大人所居”，“大解”《山海经》作“大蟹”。解，佳买切，蟹，胡买切。

茄又作荷 《诗经·陈风》：“有蒲与荷”，郑笺：“夫渠之茎曰荷”；樊光注《尔雅》时引《诗经》作“有蒲与茄”。又《前汉书·扬雄传》：“衿芰茄之绿衣兮”，师古注曰：“茄古荷字”，是荷、茄二字通同，经典中可互用。茄，求迦切，荷，胡可切。

嘉又作喜係僊贺 《楚辞·天问》：“元鸟敢诒女何喜”，《后汉书·礼乐志》引作“何嘉”。又《史记·孝景本纪》：“封故相国何孙係为武陵侯”，索隐：“《汉书》亦作係，邹诞生本作僊”，查《汉书·萧何传》则作“孙嘉”。又《仪礼·觐礼》古文“余一人嘉之”，今文嘉作贺。是嘉可通喜、係、僊、贺等。前者为见系字，后者为晓系字。

贤又作𡗗坚 𡗗为贤字之古文。《说文》曰：“𡗗，坚也，从又臣声；又𡗗之属皆从𡗗，读若鏗鏘之鏗，古文以为贤字。”案贤字户田切，𡗗字作苦闲切或丘寒、丘耕切。贤字与𡗗字在古籍或碑文中多互用。贤字汉《校官碑》及《国三老袁良碑》俱作𡗗（《校官碑》：“亲𡗗宝智”；《袁良碑》：“优𡗗之宠”）；今文《盘庚》则作贤。案贤字又与𡗗、坚二字互用。𡗗同坚，《广韵》作古贤切。《字汇》：“《春秋·成公

四年》：郑伯缙卒。今文作坚。”《公羊传》亦作郑伯坚，《谷梁传》则作贤字。是可见古贤、缙、坚通同，即见、晓两系声字可互用。

#### 第六、由汉字又音可证

时有古今，地有南北，这种情况反映在语音上就有古今音的差异，方言殊语的不同。汉字的又音正是这种差异的表现。撇开方言的差异不说，单就古今音的发展而论，这种又音是由一音派生出来的。音与音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故由汉字的又音可以考见语音发展递变的状况。

念见系（或晓系）声母的字，若有又音，其又音除读为本系声母外，多不出晓系（或见系）声母。这种现象又可证明古音见、晓两系合一，只是后来语音发展变化了，才分出另一系声母，而在字音上保留两读（或多读），造成一字之内古今音并存的局面。例如（下列义同音不同）：

|           |           |
|-----------|-----------|
| 炕 呼郎反又口浪反 | 亏 祛危反又许宜反 |
| 訾 苦角反又户角反 | 漏 古没反又胡忽反 |
| 鵒 虚交反又音交  | 瘕 音歆又音钦   |

——上例见郭璞《尔雅音》

|           |           |
|-----------|-----------|
| 颀 古活切又户活切 | 脍 古外切又胡外切 |
| 解 居买切又谐买切 | 骸 古来切又胡来切 |
| 絨 古威切又胡絨切 | 鱓 公嫌切又胡兼切 |
| 蠲 古含切又胡甘切 | 亢 古郎切又户唐切 |
| 髻 古活切又胡括切 | 搯 古研切又胡坚切 |
| 攢 公患切又胡慢切 | 𪔐 古痕切又胡昆切 |
| 莞 古桓切又胡官切 | 蔑 公回切又胡罪切 |
| 顓 口幺切又火幺切 | 蹇 丘言切又虚言切 |

脰 口耕切又胡耕切 𦵏 苦簞切又胡簞切

——上例见顾野王《玉篇》

### 第七、由经籍注音可证

古代注音的方法以“直音”及“读若”为主。注明直音或读若的字多系同音。上古时见系字与晓系字多可互注。这说明上古音见系与晓系读音相同。下面举例说明。

夏音贾 《汉书》志八应劭注及《史记》本纪八集解注。夏，胡驾切，贾，古疋切。

横音光 《汉书》传六十六孟康注及《史记》世家十九集解注。横，户盲切，光，古黄切。

汗音干 《汉书》志八应劭注。汗，侯肝切；干，古寒切。

懂音贯 郭璞《尔雅音》。懂，呼官切，贯，古玩切。

虹音讲 郭璞《尔雅音》。虹，户公切，讲，古项切。

荒读为康 《释文》引“三易苞荒”郑玄注。荒，呼光切，康，苦冈切。

浑读如衮冕之衮 《吕氏春秋》：“浑浑沌沌”，高诱注。浑，胡本切，衮，古本切。

蒿读为郊 《周礼》卷四“载师”：“任近郊之地”郑玄注。蒿，呼毛切，郊，古肴切。

扞读曰骨 《吕氏春秋》卷一高诱注。扞，户骨切，骨，古忽切。

鞞读若穹 《说文》。鞞，胡肱切，穹，去官切。

𨾏读若郭 《说文》。𨾏，虚郭切，郭，古博切。

懞读若绢 《说文》。懞，呼关切，绢，规掾切。

巨读为互 《周礼》“司会”：“参互”郑玄注。  
互，胡误切，巨，其吕切。

磨读若函 《说文》。磨，古三切，函，胡男切。

肱读若患 《说文》。肱，古满切，患，胡惯切。

罕读若贤 《说文》。罕，去演切，贤，胡田切。

嗑读若甲 《说文》。嗑，胡腊切，甲，古狎切。

#### 第八、由古籍声训可证

古人认为义寄于声，声同者义多相类。“故东周之世，达才通儒，咸以音同之字，互为训释。”<sup>⑥</sup>于是有所谓声训者产生。声训的特点是“以音同之字互为训释”，所以我们可于使用声训的古籍中获证古音之异同。

今音读见系、晓系声母的字，在古籍中多可互训。这证明古音见、晓两系同音。

咸，感也。《易·咸》。咸，胡谗切；感，古譚切。

艮，很也。《说文》。艮，古恨切；很，胡恳切。

坎，陷也。《说文》。坎，苦感切；陷，户赜切。

叽，唏也。《玉篇》。叽，居希切；唏，虚居切。

光，晃也。《释名·释天》。光，古黄切；晃，胡广切。

夏，假也。《释名·释天》。夏，胡雅切；假，古雅切。

害，割也。《释名·释天》。害，胡盖切；割，古达切。

虹，攻也。《释名·释天》。虹，户公切；攻，古红切。

骨，滑也。《释名·释形体》。骨，古忽切；滑，户骨切。

挟，夹也。《释名·释姿容》。挟，胡颊切；夹，古洽切。

教，效也。《释名·释言语》。教，古肴切；效，胡教切。

凶，空也。《释名·释言语》。凶，许容切；空，苦红切。

甘，含也。《释名·释言语》。甘，古三切；含，胡男切。

怯，胁也。《释名·释言语》。怯，去劫切；胁，虚业切。

紺，含也。《释名·释采帛》。紺，古暗切；含，胡男切。

怯，虚也。《释名·释衣服》。怯，去鱼切；虚，许鱼切。

鞞，跨也。《释名·释衣服》。鞞，许媵切；跨，苦瓦切。

由上举八个方面的例证看来，处处都表现了上古音见系和晓系声母字的混为一统，不分彼此。若不是两系声母合一，断乎不可能出现这种关系极端密切的现象。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上古音中见、晓两系是没有分别的，是读为相同的音值的。

## 二、上古音晓系声母读归见系声母

上古音见、晓两系声母合而不分，这已经论证过了。现在我们要进一步提出问题：究竟是见系声母读归晓系声母呢，还是晓系声母读归见系声母？我们的结论是后者。这可由下述三个方面得到证明。

### 第一、由一般音变规律可证

从世界上各种语言语音的演变规律来看，一般的趋向是塞音变为擦音。对于舌根音来说，就是  $k \rightarrow x$ 。所谓格拉蒙定律正是这样表明了的。就具体语言来说，古印欧语的  $k$  在日耳曼语中变为  $h$ 。在蒙古语系中，后颚音  $g$  变为  $x$  也是常见的现象。从汉语本身的方言来看，也有舌根塞音变为舌根擦音（或喉擦音）的情况。这种变化最明显的例子莫过于粤方言。粤方言中，古代念  $[kʰ]$ （溪纽）的字，绝大部分在现代变读为  $[h]$ 。如“可  $[ho]$ 、开  $[hoi]$ 、刊  $[hon]$ 、垦  $[hɛn]$ 、康  $[hoŋ]$ 、孔  $[huŋ]$ 、看  $[hon]$ 、克  $[hɛk]$ 、渴  $[hot]$ 、刻  $[hɛk]$ ”等，只有少数原溪纽字保留